

湘軍

9

人物傳

史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湘軍

9

人物傳

朱漢民 丁平一 主編
丁平一 點校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CHINA)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湘軍：全10卷/朱漢民，丁平一主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12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ISBN 978-7-5097-4618-9

I. ①湘… II. ①朱…②丁… III. ①湘軍-史料
IV. ①E29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3) 第 098688 號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湘軍·第九卷

主編 / 朱漢民 丁平一
顧問 / 劉泱泱
點校 / 丁平一



出版人 / 謝壽光

出版者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區北三環中路甲 29 號院 3 號樓華龍大廈

郵政編碼 / 100029

責任部門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電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項目統籌 / 宋月華 范迎

經銷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市場營銷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讀者服務 / 讀者服務中心 (010) 59367028

責任編輯 / 宋淑潔

責任校對 / 李梅蓮

責任印製 / 岳陽

印裝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開本 / 787mm×1092mm 1/16

版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 ISBN 978-7-5097-4618-9

定價 / 9800.00 圓 (全十卷)

本卷印張 / 44

本卷字數 / 939 千字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裝訂錯誤，請與本社讀者服務中心聯繫更換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卷說明

“湘軍人物傳記”共包括第九、第十兩卷，本卷為第九卷，主要收輯清人撰寫的湘軍人物傳記資料，共收人物一百二十一名。所收人物系湘軍統帥、戰區主帥、統領、分統、營官、幕僚等。排序以其在湘軍中的地位和作用為主，同時參照其軍職、官職等情況。

徵引資料以晚清個人著述如全集、文集、專著為首選資料，次選《清史列傳》《續碑傳集》及地方志資料等。《清史稿》因成書於民國時期，故未採用。長沙岳麓書社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整理出版的八位湘軍重要人物的年譜（即曾國藩、左宗棠、羅澤南、王鑫、李續賓、胡林翼、劉長佑、曾國荃），因出版年代較近，故未收入。

本卷文字校勘，均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整理工作通則”及“《湘軍》編輯凡例”為標準，以原刻本為底本，每篇均注明了作（編）者、刊刻年代及版本情況。

第九卷 目錄

曾國藩	1
左宗棠	118
胡林翼	129
彭玉麟	151
江忠源	166
駱秉章	187
劉長佑	225
羅澤南	242
塔齊布	251
楊岳斌	257
王 鑫	272
李續賓 李續宜	277
曾國荃	293
郭嵩燾	302
劉坤一	319
劉 蓉	327
唐訓芳	331
多隆阿	363
鮑 超	405
劉松山	420
劉錦棠	428
李孟群	450
沈葆楨	452
蔣益澧	457
刘 典	459

陳士杰	467
劉嶽昭	477
楊昌濬	481
李興銳	484
魏光燾	486
田興恕	491
李元度	493
曾國華	497
曾國葆	499
蕭啟江	502
席寶田	506
周達武	514
周開錫	516
雷正綰	518
陶茂林	521
江忠濬	524
江忠義	526
江忠濟	530
江忠信	534
林源恩	535
張運蘭	張運桂	538
王開化	王文瑞 張聲恒	540
黃翼升	542
蕭捷三	周清元	557
黃國堯	560
蕭翰慶	562
李成謀	563
褚汝航	564
李朝斌	566
歐陽利見	570
鄒漢章	573
蔣凝學	574
黃淳熙	576
王德榜	580
金國琛	584

蕭慶衍	587	
宋國永	589	
孫開華	590	
劉騰鴻	劉騰鶴	593
畢金科	黃虎臣	596
周雲耀	598	
王國才	600	
高連陞	602	
郭松林	605	
蕭孚泗	611	
朱洪章	613	
劉連捷	615	
彭毓橘	618	
李臣典	620	
李祥和	624	
王永章	625	
羅榮光	627	
黃萬鵬	629	
余虎恩	632	
譚上連	638	
譚拔萃	640	
魏喻義	642	
李 榕	643	
黃潤昌	644	
曾紀鳳	646	
屈 蟠	648	
彭斯舉	651	
鄧子垣	653	
譚碧理	655	
陳 湜	657	
馮 標	660	
程學啟	662	
孫守信	丁銳義	665
何忠駿	670	
曾傳理	672	

黃少春	673
朱品隆	674
李明惠	675
吳士邁	677
羅朝雲	684
李杏春	685
李存漢	686
王鳳岐	687
曾昭順	689
吳坤修	690
陳萬勝 郭鵬程 王紹義	693
蕭意文 彭友勝 劉神山 周福高 彭志德	695

曾國藩

曾文正公別傳^①

曾公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也。其先自江西徙衡陽，明季徙湘鄉。家世力農五六百歲，無與科目顯者。祖玉屏，始務學。父麟書，老儒，縣學生員。至公乃大。公生時，曾大父夢巨蟒盤旋入室，驚寤。聞曾孫生，喜曰：“此子必大吾門！”宅後有古樹，藤糾之，樹槁而藤日大，以蕃蔭亘一畝，人以爲瑞藤云。

公初名子城，中道光甲午科舉人，戊戌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易今名。散館，授檢討。二十三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再遇大考，累遷侍講學士、內閣學士，補授禮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公在京時，日立課程，從太常寺卿唐公鑒講授義理，學疾門戶家言，漢、宋不相通曉，亦宗尚考據，治古文辭。與蒙古倭仁公、六安吳公廷棟、昆明何公桂珍、仁和邵公懿辰、漢陽劉公傳瑩相友善。常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每自負，或謂公大言欺人，惟倭仁公數輩信之。

文宗即位之年，廣西兵事起，賊首洪秀全、楊秀清等據桂平金田邨，官軍進剿無功，詔臣工極言得失。公奏：“今日所當講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才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上嘉納之，詔保舉人才，公薦李棠階、吳廷棟、王慶雲、嚴正基、江忠源五人。

咸豐元年，粵寇益棘，公奏曰：“臣竊惟天下之大患蓋有二端：一曰國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狀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鬥爲常；黔、蜀冗兵以勾結盜賊爲業，其他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游手恣睢，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章奏屢陳，諭旨屢飭，不能稍變其錮習。至於財用不足，內外臣工人人憂慮。自庚子以至甲辰五年之間，一耗於夷務，再耗於庫案，三耗於河決，固已不勝其浩繁矣。乙巳以後，秦、豫兩年之旱，東南六省之水，計每歲歛收恒在千萬以外，又發帑數百萬以振救之，天下財產安得不絀？宣

^① 朱孔彰：《咸豐以來功臣別傳》卷一，戊戌秋九月漸學廬校印。

宗成皇帝每與臣下言及開捐一事，未嘗不咨嗟太息，憾宦途之濫雜，悔取財之非計也。臣嘗即國家歲入之數與歲出之數而通籌之，一歲本可餘二三百萬，然水旱偏災，堯、湯不免。以去年之豐稔，而江浙以大風而災，廣西以兵事而緩，計額內之歉收已不下百餘萬，設更有額外之浮出，其將何以待之？今雖捐例暫停，而不別籌一久遠之策，恐將來仍不免於開捐。以天下之大而無三年之蓄，汲汲乎惟朝夕之圖而貽君父之憂，此亦為臣子者所深恥也。當此之時，欲於歲入常額之外別求生財之道，則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誠不可以妄議矣。至於歲出之數，兵餉為一大宗。臣嘗考本朝綠營之兵制，竊見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實為兵餉贏絀一大轉關，請即為我皇上陳之。自康熙以來，武官即有空名坐糧，雍正八年因定為例，提督空名糧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而下以次而減，下至千總五分，把總四分，各有名糧。又修制軍械有所謂公費銀者，紅白各事有所謂賞恤銀者，亦皆取給於名糧。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綠營兵數雖名為六十四萬，而其實缺額常六、七萬。至四十六年增兵之議起，武職坐糧另行添設養廉，公費賞恤另行開銷正項，向之所謂空名者悉令挑補。實額一舉，而添兵六萬有奇，於是費銀每年二百餘萬，此臣所謂餉項贏絀一大轉關者也。是時，海內殷實，兵革不作，普免天下錢糧已經四次，而戶部尚餘銀七千八百萬。高宗規模宏遠，不惜散財以增兵力。其時，大學士阿桂即上疏陳論，以為國家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為繼，此項新添兵餉歲近三百萬，統計二十餘年即須用七千萬，請毋庸概增。旋以廷臣議駁，卒從增設。至嘉慶十九年，仁宗睹帑藏之大絀，思阿桂之遠慮，慨增兵之仍無實效，特詔裁汰，於是各省裁兵一萬四千有奇。宣宗即位，又詔抽裁冗兵，於是又裁二千有奇。乾隆之增兵，一舉而加六萬五千。嘉慶、道光之減兵，兩次僅一萬六千。國家之經費耗之如彼，其多且易也；節之如此，其少且難也。臣今冒昧之見，欲請汰兵五萬，仍復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舊。驟而裁之，或恐生變，惟缺出而不募補，則可徐徐行之而萬無一失。醫者之治瘡癰甚者，必剗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蓋亦當為簡汰以剗其腐者，痛加訓練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則武備之弛殆不知所底止。自古開國之初，恒兵少而國強，其後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北宋中葉，兵常百二十五萬，南渡以後，養兵百六十萬，而軍益不競。明代養兵至百三十萬，末年又加練兵十八萬，而孱弱日甚。我朝神武開國，本不藉綠營之力，康熙以後，綠營屢立戰功。然如三藩、准部之大勳，回疆、金川之殊烈，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後，如川楚之師、英夷之役，兵力反遠遜於前。則兵貴精而不貴多，尤為明效大驗也。八旗勁旅亘古無敵，然其額數常不過二十五萬，以強半翊衛京師，以少半駐防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佈滿。國初至今，未嘗增加。今即汰綠營五萬，尚存漢兵五十餘萬，視八旗且將兩倍。權衡乎本末，較量乎古今，誠不知其可也。近者廣西軍興，紛紛徵調外兵。該省額兵二萬三千，土兵一萬四千，聞竟無一人足用者。粵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勝長慮。”又上疏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言過切直。上怒，捽其摺於地，立召見軍機大臣，欲罪之。祁公禱藻叩頭稱“主聖臣

直”者再。季公芝昌，公會試房師也，亦爲請曰：“此臣門生，素愚戇，惟皇上寬而有之。”於是上意解，且優詔褒答。公自爲侍從臣十餘年，歷兼工部、兵部、刑部、吏部侍郎，雖嘗以直諫忤指，上益察其忠。二年，命典江西鄉試。七月，丁母憂歸。

是時，粵賊已犯長沙，圍之三月，舍去。掠民船順風一夜渡洞庭，陷岳州，又陷漢陽、武昌。三年正月，沿江東下，陷九江、安慶。破江甯，據爲僞都，秀全自稱天王，建僞號太平天國。分黨北犯河南、直隸，陷鎮江、揚州，踞之，海內震動。而公已奉旨辦團練於長沙。

初，公欲具疏請終制，郭公嵩燾言於公曰：“公本有澄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時而出，拘守古禮，何益於君父？且墨經從戎，古之制也。”公於是投袂而起，募農夫，倡勇敢，用書生爲營官，湘軍之名自此始。

時，土寇蜂起，人心惶惑，賊眾未至，一日數驚，縣令每畏蒞養癰。及公之出，先清內訌，不經有司掩捕，即置重典，十旬中戮二百餘人，謗讟四起。公與人書有“不要錢，不怕死”之語，一時誦之。又手書告勸鄉人士耆老，雖幼賤，與鈞禮。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誠，莫不往見，人人皆以曾公可與言事。其求才也，舉塔齊布於戎行，識羅澤南於諸生，拔楊載福於卒伍，延彭玉麟於筦庫，保胡林翼以大用，而湖南泄沓之風由公一變。又嘗與郭公嵩燾、江公忠源論東南形勢多阻水，欲剿賊非水師不可，乃奏請在衡州創造戰艦。南中匠卒不知辦此，公研精覃思，博采眾議得之，遂成大小戰艦二百四十。募水陸萬人，水軍以褚汝航、楊載福、彭玉麟等領之，陸軍以塔齊布、羅澤南領之。

賊自江西上竄，再陷九江、安慶、黃州、漢陽等郡，武昌戒嚴，朝廷累詔出兵策應。初不責以數省軍務，而公獨毅然以討賊自任。於是以湖南爲根本，將水陸東征。舟師初出湖，遇大風，損數十艘。陸師至岳州，前隊潰退，引還長沙。賊陷湘潭，邀擊靖港，又敗，公憤投水，左右援救得不溺。後數日，塔公大破賊於湘潭，軍心始定。公營長沙高峰寺，重整軍實。或請增兵，公曰：“吾水陸萬人，非不多，而遇賊即潰。岳州之敗，水師拒賊者楊載福一營，湘潭之戰，陸軍塔齊布兩營，水師楊載福兩營，以此益知兵貴精不貴多。故諸葛祁山之敗，且謀減兵省食，勤求已過，古人亦正切實體驗，非虛言也。且古人用兵，先明（公）[功]罪賞罰。今時事艱難，賢人君子大半潛伏，吾以義聲倡導，同履危亡，諸公之初從我，非以利動也。故於法亦有難施，其致敗實由於此。”諸將皆服。既克湘潭，公引兵趨岳州，連戰，下城陵磯。水軍偏師挫，尋復振，會師金口，謀攻武昌。公率水師中流直下，盡毀鹽關、漢關、鮎魚套賊舟，而令羅公攻花園，塔公攻洪山，公親策應。武昌、漢陽賊見官軍盛，宵遁，遂復二郡。捷奏至京師，文宗大悅，手敕曰：“覽奏，感慰實深。獲此大勝，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業自持，叩天速救民劫也。”詔公署湖北巡撫，又詔督軍，解署任以前已奪官，賞兵部侍郎銜，旋賜黃馬褂。

當是時，水軍銳甚，順流而下，大破賊於田家鎮。至於九江，前鋒薄湖口，攻梅

家洲賊壘不下，駛入鄱湖。賊斷其後路，不得出，於是外江、內湖水師隔絕。外江戰船無小艇，賊乘舢舨夜襲營，擲火燒數十百艘，水師大潰。公走羅軍以免，憤欲自剄，羅公止之。公上疏請罪，詔旨寬免慰公，謂大局無傷。顯皇帝之知臣，聖矣哉！然武漢空虛，北岸軍弱，南岸軍孤。水師既挫，賊眾復西上，再陷武漢，擾荆、襄，蹂崇、通，破義甯。公遣胡公等軍回援湖北，塔公軍九江，攻城賊。公身至南昌，撫定水師之困內湖者。羅公從征江西，復弋陽，拔廣信，克義甯。而塔公卒於軍，公復至九江。羅公自義甯上書言：“東南大勢在武昌，得武昌乃可控制江、皖，大局乃有轉旋之望，請率所部援武昌，取建瓴之勢。此時湖口諸軍但當主守，不宜數數進攻以頓兵損威。戒諸公堅持，必俟湖北克復，大軍全注九江，乃可議戰。”公從之。幕府劉公蓉諫曰：“公所賴以轉戰者塔、羅兩軍，今塔將軍亡，諸將可恃獨羅公，又令遠行，脫有急，誰堪使者？”公曰：“吾極知其然，計東南大局宜如是。今俱困於此無益，此軍幸克武昌，天下大勢可為，吾雖困猶榮也。”羅公遂行，郭公嵩燾送之，曰：“曾公兵單弱，君遠去，奈何？”羅公歎曰：“天苟不（忘）[亡]本朝，曾公必不死，諸君無憂。”

五年九月，公補授兵部侍郎。其冬，僞翼王石達開由崇陽、通城竄入江西，連陷八府一州，九江賊踞自如，湖南北音問不通。公困南昌，從眾議，復調羅公，羅公因攻武昌而亡。公弟國華、國葆聞江西急，用父命走湖北乞師，巡撫胡公拯兄難，將五千人行，攻瑞州。湖南巡撫駱公秉章亦資公弟國荃兵援吉安，兄弟皆會行間。公前所遣回援湖北諸軍，久之再克武漢，直下九江。李公續賓八千人軍城東，楊公載福戰船四百號泊江兩岸，江甯將軍都興阿公馬隊佐，以鮑公超步隊駐小池口，凡數萬人，軍容整肅。公自南昌迎勞，望見之，則大喜，兵勢復振。是時，下游軍事棘，江南大營失陷，督師向公榮退守丹陽卒。朝廷以和春為欽差大臣，張國樑為總統，復進攻金陵。賊內亂，僞東王楊秀清、僞北王韋昌輝俱死。

七年二月，公丁父憂，奔喪回籍，請開缺守制，得假三月治喪。再疏陳情，具言辦事艱難狀。上雅知公拘謹，重違其意，乃先開兵部侍郎缺，令守禮廬候旨。胡公既定湖北，進圍九江，破湖口，外江、內湖水師絕四年復合。楊公乘勝轉鬪，拔彭澤、望江、東流，揚帆過安慶，克銅陵、泥汊，與江南水軍通，於是湘軍水師名天下。胡公以此軍本公建立，楊、彭皆公舊部，請起公復統水師。會九江克復，僞翼王石達開自江西竄入浙江，寢及福建，上即家召公出辦浙江軍務，公至江西，未幾，又詔援閩。

時，僞英王陳玉成再破踞廬州，李公續賓赴援，至三河覆沒。駱公秉章請公舍江圖皖，公亦奉旨統籌全局者屢矣，乃規取形勢。九年正月上奏曰：“就數省軍務而論，安徽最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計惟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水陸三路鼓行東下，剿皖南則可以分金陵之賊勢，剿皖北則可以分廬州之賊勢。北岸須添足馬步三萬人，都興阿、李續宜、鮑超等任之；南岸須添足馬步二萬人，臣率蕭啟江、張運蘭任之；中流水師萬余人，楊載福、彭玉麟任之。至江西軍務，亦分兩路，臣與撫臣耆齡任之，臣任北路，耆齡任南路。福建之賊，閩省兵力足以自了。粵賊勾結捻匪，嘗以馬隊衝

鋒，擬調察哈爾戰馬三千匹，募勇數千，擇平曠之地馳騁操習，臣願竭數月之力，訓練成熟，以備攻剿。”上深然其策。

後數月，石達開竄入湖南，攻永州，圍寶慶。上慮四川且有變，令公以軍防蜀。行至巴河，聞賊已引去，竄入廣西，而上游兵事解。胡公乃建議圖皖，與公合謀攻安慶。使弟國荃督諸軍在前圍之，多隆阿公軍桐城，李公續宜軍青草壩，公次宿松，經營江北。而皖南賊陷廣德州，遽入浙江，襲破杭州，回竄建平、東壩、溧陽。偽忠王李秀成大會羣賊建平，分道解救金陵，江南大營復陷，官軍悉潰，常州、蘇州相繼失，咸豐十年閏三月也。左公宗棠聞而歎曰：“天意其有轉機乎？”或聞其故，曰：“江南大營將蹙兵罷，萬不足資以討賊，得此一洗蕩，而後來者可以措手。”又問誰可當之，胡公林翼曰：“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於是天子慎選帥。以公功效懋著，就加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促救蘇、常。左公宗棠方嚮用，有旨下公問狀，即令襄辦軍務，賞給四品京堂。未幾，公補實授欽差大臣。或言當撤安慶圍，先所急。公曰：“安慶一軍關係淮南全局，即為克復金陵張本，不可以動搖也。”遂南渡江，趨祁門。

是時，江浙賊氛熾，官紳告急，軍書日數十至，援蘇、援滬、援浙、援皖、援鎮江，詔書疊下。公至祁門未十日，賊陷甯國；又數日，陷徽州。中國方困兵革，而西洋英吉利寇天津，科爾沁王僧格林沁與戰，敗績，京師戒嚴。文宗狩熱河，恭親王留守，勝保奏請飛召外援。公發書請提兵北上，會和議成，乃止。其冬，大為賊所圍：一出祁門東，陷婺源；一出祁門西，陷景德鎮；一入羊棧嶺，攻其北，環城數重。吏士皆有憂色，固請移營江干，與水師相仗。公曰：“無故退軍，兵家上忌，此不可也。”卒不從，使人間行檄鮑超、張運蘭亟引兵會。身在軍中，意氣自如，猶時時以詩、古文是娛，其堅定不搖，率此類也。左公至江西後，數破賊樂平、浮梁間，公薦宗棠可大用，請改幫辦軍務。

十一年八月，公弟國荃克復安慶，捷未聞而文宗崩，穆宗立。帝年少，兩宮太后垂簾聽政。以公先帝重臣，委任益至，命節制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朝廷每有軍國大議，咨而後行。公弟國荃既克安慶，用兵如神，公益令召募，付以江甯事。杭州再陷，公舉左公宗棠，付以浙江事。蘇州之陷，賊逼上海，官紳來乞師，公舉幕僚李公鴻章，付以江蘇事。令至淮上召募，得八千人。公為定營制、選將官，以湘軍之良教之，名曰淮軍。

同治元年，公協辦大學士。當是時，公駐安慶，居中調度。公弟國荃有直搗金陵之師，李公鴻章有援剿蘇、滬之師，楊公載福、彭公玉麟有肅清下游之師，大江以北多隆阿公有圍攻廬州之師，李公續宜有派援潁州之師，大江以南鮑公超有進攻甯國之師，張公運蘭有防剿徽州之師，左公宗棠有規復全浙之師，十道並出，皆受成於公。此外，袁公甲三及李世忠淮上之師，都興阿公防江北之師，馮公子材守鎮江之師，並奉旨統籌兼顧，軍書旁午，日不暇給。其秋，皖南、金陵軍病疫，死亡山積。公懼大

局決裂，憂甚，奏請簡親信大臣馳赴江南，分任重責。上諭勞之曰：“朝廷信用楚軍，以曾國藩忠勇發於至誠，推心置腹，倚以挽救東南全局。自諸軍進逼金陵，逆匪老巢已成阱檻，疊經諭令，毋徒求效旦夕，惟當立足不敗，以俟可乘之機。矧疫疹繁興，各軍病困之餘，詎忍重加督責？其各傳旨存問。當此艱難時會，益以疾疫流行，深虞墮士氣而長寇氛，此無可如何之事，非該大臣一人之咎。意者朝廷多所闕失，足以上干天和。我君臣當痛自刻責，實力實心，勉圖禳救，爲民請命，以冀天心轉移，事機就順。至天災流行，必無偏及，各營將士既當其厄，賊中亦豈能獨無傳染？該大臣鬱憤之餘，未遑探詢。刻下在京固無可簡派之員，環顧中外，才力氣量如曾國藩者，一時亦實難其選。該大臣素嘗學問，時勢艱難，尤當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稍懈也。”

洪秀全被圍久，召李秀成蘇州、李世賢浙江悉眾來援，號六十萬，圍公弟國荃雨花臺，拒戰四十六日，解去，語具《忠襄傳》中。明年五月，水師克九洲洲，長江肅清，江甯城圍合。十月，李公鴻章克蘇州。又明年二月，左公宗棠克杭州。六月，公弟國荃克江甯。天子褒功，加公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賞戴雙眼花翎。中外咸來稱賀，公功成不居，匆匆如畏。論克金陵，謂非前拙而後工，時不可爲，雖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爲，則事半而功倍。無一時不存敬慎之心。

穆宗之初立，屢詔保薦督撫大員。公奏：“封疆將帥，天子舉錯之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不特臣爲然，凡爲督撫者，辨之不可不早，宜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私樹黨之端。”太后臨朝稱善。

初，官軍習氣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公練湘軍，謂必萬眾一心，萬人一氣，方可辦賊。又以淮上風氣强悍，宜別立一軍。湘單利山徑險阻，馳騁平原非其所長，用武十年，氣亦稍衰，故練淮軍以爲湘軍之繼。至是東南大定，裁湘軍，進淮軍，而剿捻事起。

捻匪者，始於山東遊民相聚，其後河南之光、固，安徽之潁、亳，江蘇之淮、徐，羣盜剽掠，脅從愈眾，諺名爲捻。或曰其黨明火劫人，捻紙燃脂，故謂之捻。有眾數十萬、馬數萬，蹂躪數千里，分合不常。捻首四人，曰張總愚、任柱、牛洪、賴汶光。自洪寇、苗練嘗糾與官軍戰，益習攻鬥，勝保、袁甲三不能禦，僧格林沁親王移師攻討數年，亦不能大創之。四年四月，公聞僧王輕騎追賊，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步兵弗能從，曰：“兵法忌之，必蹶上將軍。”將密陳於上止之，弗及，而王果敗歿曹州城下。上聞大驚，立召公引兵赴山東剿賊，其直、東、豫三省旗綠各營、地方文武節制如僧王，而李公鴻章代爲總督。廷旨促督師，公復陳：“目下情形萬難迅速。一、楚勇裁撤殆盡，僅存三千作爲親兵，外調劉松山一軍及劉銘傳淮勇各軍，尚不敷剿辦，當另募徐州勇，以楚軍之規模，開齊、兗之風氣，期以數月訓練成軍。一、捻匪戰馬極多，步兵不足當騎賊，擬赴古北口採辦戰馬，在徐州添練馬隊。一、扼賊北竄，全恃黃河天險，現辦黃河水師亦須數月乃能就緒。一、直隸宜另籌防兵分守河岸，不宜令

河南之兵兼顧河北。僧格林沁嘗周歷湖北、安徽、河南、江蘇、山東五省，臣斷不能兼顧五省。不但不能至湖北也，如以徐州爲老營，則山東祇能辦兗、沂、曹、濟四郡，河南祇能辦歸、陳兩郡，江蘇祇能辦徐、淮、海三郡，安徽祇能辦廬、鳳、潁、泗四郡，此十三府州者責臣督辦，而以其餘責成本省督撫，則汛地各有專屬，軍務漸有歸宿。”又奏：“定扼要駐軍，不事馳逐。軍餉器械由水道轉運，以江南爲根本，以清江浦爲樞紐，溯淮、潁而上者達於臨淮關，溯運河而上者達於徐州、濟甯。安徽以臨淮爲老營，河南以周家口爲老營，江蘇以徐州爲老營，山東以濟甯爲老營，各駐重兵，多儲軍械，一處有急，三處往援，有首尾相應之象，無疲於奔命之虞，或可以拙補遲，徐圖功效。”又言：“賊情已成流寇，若賊流而官兵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著著落後。臣堅持初議，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專重迎剿，不事尾追。”公督師年餘，賊馳突如故，將士皆曰：“不苦戰而苦奔走。”公乃起張秋，抵清江，築長牆，憑運河禦之。未成，而賊竄襄、鄧間。公移而西，更修沙河、賈魯河，開濠置守。分地甫定，賊衝河南汛地，復突而東。時議咎公迂闊，公在軍久，益慎用兵。初立駐兵四鎮之議，次設扼守黃、運河之策，皆得其要。在臨淮搜除蒙、亳匪黨，以絕其根株；在徐州辦結湖團巨案，以杜其勾引。大小數十戰，力遏凶鋒，捻勢實因此而衰。而是時言路數劾公，公亦以河防無成，奏請李公鴻章以江督出駐徐州，與東撫會辦東路；公弟國荃以鄂撫出駐襄陽，與豫撫會辦西路；自駐周家口策應。或又劾公驕妄，公念權位所在，眾責歸之，始有憂讒畏譏之心。乃請病假數月，繼請開缺，以散員留營效力，另簡欽差大臣接辦軍務，又奏剿捻無功，請將封爵暫行注銷，以明自貶之義，上皆不許。五年冬，奉旨回兩江總督本任，李公鴻章代督軍。時牛洪死，張總愚竄入陝西，任柱、賴汶光入湖北，捻自是不復合併，遂有東、西捻之號。六年六月，公補授大學士，仍治兩江。任柱、賴汶光再入河南，竄山東，渡運河，擾登、萊、青。李公鴻章、劉公長佑建議集四省兵力，會堵運河。英翰公請合兵守膠萊河，圈賊海隅，皆主公防河初議。賊復引而西，越濰河，南入海州。官軍陣斬任柱，再擊破之壽光瀾河，賴汶光走，死揚州，東捻平。詔加公雲騎尉世職。張總愚入陝後，爲劉公松山所敗。數月，乘冰堅渡河，竄山西，入直隸，擾犯保定、天津、河間，京師戒嚴。劉公松山繞出賊前，破之於獻。丁公寶楨入援，駐固安，左公宗棠駐天津，李公鴻章駐大名，英翰公、李公鶴年防河南北岸。賊越運河竄東昌、武定，李公鴻章移師德州。時河北水漲，官軍扼河以困之。公派提督黃翼升、總兵歐陽利見領水師協剿，龍神見舟中。水師至，合官軍圍蹙之，大破捻黨於茌平南鎮，張總愚赴水死，西捻平。凡防河之策皆公本謀也。

是年，公授武英殿大學士，秋，調補直隸總督。公奏：“直隸最要之政在練兵飭吏，次則河工。請留劉銘傳一軍以資拱衛，再練萬人使成勁旅，則畿輔不患空虛。民間疾苦由於積獄太多，差徭太重，屬僚玩上虐民，當嚴法以懲之。永定、滹沱二河永爲民患，宜大加疏浚。”皆興辦如言。期年，百廢具舉。

無何，天津民焚毀法國教堂，以堂中授迷藥拐幼孩挖眼剖心，殺傷教民數十人，

天津大擾。公在病假中，奉命查辦，與通商大臣崇厚分謗不獎，士民義憤。以粵、捻初平，宜堅保和局，不宜與洋人構釁；又慮四國合從敗約，變不測，京師震驚，於是辦理稍柔。津民不知此義，遂以怨崇厚者怨公，然府縣議抵之說究賴公力拒之。奏曰：“府縣本無大過，送交刑部已屬法重情輕。彼若立意決裂，雖百請百從，難保無事。且外國論強弱不論是非，若中國有備，和議當易定。已令銘軍拔赴滄州，以資防衛。”崇厚懼事決裂，奏公病勢甚重，請另簡重臣來津，乃召李公鴻章於潼關，引兵馳赴天津會辦。會兩江缺出，仍以公調補，而李公為直隸總督。逾月事定，公與人書云：“內疚神明，外慚清議，深自引咎而已。”時目病甚，疏辭兩江。詔曰：“兩江該大臣舊治，其勿辭，第坐鎮其間，諸事自可就理。”公三至江南，百姓聞公來，扶老攜幼，焚香以迎。

公之治江南也，尚儒，喜引經決事，後頗采黃老術以清靜化民。居官有常度，多謀能斷，應事若流水，然幕府左右竊識之，從容而已。素廉，俸入悉以養士軍，所經用毋慮千萬，家無改觀者。用人持重，其泛愛樂士，天性也。諸將羣吏皆子弟遇畜之，得庶類之和。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薦拔人才不可勝數，而李公、左公相繼極用，遂匡國家。以故出入將相訖二十年，為盟主，海內饜服。

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薨，春秋六十有二。江南士民巷哭。江甯將軍以聞，穆宗皇帝震悼，輟朝三日。贈太傅，賞銀三千兩治喪，賜祭一壇，諡文正，入祀京師昭忠、賢良祠，各省建立專祠。何公環、李公瀚章、英翰公先後臚陳勳績，宣付史館。何公承公後，上以守成為戒。

公在江南並充南洋通商大臣。初，和議成，公陰有爭雄海上之志，設內軍械所安慶，仿造火輪船。逾年，成小輪一號，試之江，可用，乃使同知容闈往西洋美利堅採辦機器洋鐵。時李公鴻章亦自購機器，設局上海，用西法製造槍礮，規模遂開。中國機器之興、歲益增盛自此始。後公益奏請選派聰穎子弟前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期十五年還，仍以容闈往，其遠略如此。

公學究天人，於書無所不讀。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平生公牘、私函無一欺飾語。治軍行政務求踏實，或籌議稍迂，成功轉奇；發端至難，取效甚速。凡規畫天下事，無不效者，故當時咸稱“聖相公”。創立長江水師、太湖水師、淮揚水師，章程皆手定。又定陸軍營制、馬勇章程、兩淮鹽務章程、江南開墾章程、直隸清訟事宜、練軍章程，皆經國之大端，時所施用。文章奏議尤美，有集百餘卷行世。

公喪之歸，百姓焚香追送盈路，擁喪不得行。江南家家繪像以祀，謳思弗置，廿年如一日。公美須髯，目三角，終身患癩，相者以為龍而癩云。子紀澤襲爵，官至兵部侍郎，光緒八年使俄，定伊犁界，還卒，諡惠敏；紀鴻，賞舉人，先兄卒。孫廣鈞，由賜舉人中已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廣鎔、廣銓，主事。公弟國荃等別有傳。

論曰：中興景運，羣公輩出，十年之間，削平大難，非天生聖相而振興之，烏能若是邪？然履危瀕死屢矣，有百折不撓之志，宏濟艱難，雖曰成功者天，抑亦人謀也。

趙衰之言曰：“說禮樂，敦詩書，爲元帥。”叔孫豹之言曰：“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謂爲三不朽。”公獨兼之。至天津之役，攘詬忍尤，以安邦國，老成至計，謀出萬全，可謂至忠矣。

曾文正公墓志^①

同治十有一年二月，武英殿大學士總督兩江曾公薨於位。天子震悼，贈太傅，諡文正，命儒臣撰賜祭文、墓碑以葬。公子紀澤、紀鴻以銘墓之文屬之劉公蓉，未及葬而劉公薨。檢其遺書，得所爲銘辭，而前敘闕焉。於是嵩燾涕泣，承劉公之意而序之。

公諱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湘鄉人。咸豐初，寇發廣西一隅之地，所至糜爛。盜踞金陵十四年，盡蹂江浙兩省地，披而有之。公以侍郎奉母喪歸，起鄉里討賊，奮其占畢之儒、鋤耰之民，盪長江萬里，蹙賊踣之。天下復睹乂安，民用蘇息。已而，合肥李公平捻逆於鬲津，湘陰左公殄回亂於關隴，皆用公薦擢，席其遺規，遂戡成功。于時，江以南構亂尤深。公再督兩江，噓枯翦蕪，煦濡羣萌，孤嫠有養，儒宿有歸，漸摩淳涵，納之太和。故公功在天下，而江南之於公，若引之以爲己私。

公始爲翰林，窮極程朱性道之蘊，博考名物，熟精禮典，以爲聖人經世宰物，綱維萬事，無他，禮而已矣。澆風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興，而其精微具存於古聖賢之文章。故其爲學，因文以證道。嘗言：載道者身也，而致遠者文。天地民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惟文能達而傳之。俛焉日有孳孳，以求信於心而當予古。其平居抗心希古，以美教化、育人才爲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見能辨其才之高下與其人賢否。蒙古塔齊布公、新甯江忠烈公忠源、衡陽彭公玉麟、善化楊公岳斌，或從末弁及諸生，獎拔爲名臣。其於左公宗棠，趣向不同，而奇左公智術，以公義相取，遂以顯聞。即受公一顧，爭自琢磨砥礪，敦尚名節，在軍必立事功，在官爲循吏，曰：“吾不忍負曾公。”而公斂退虛抑，勤求已過，日夜憂危，如不克勝。自初仕及當天下重任，始終一節，未嘗有所寬假。及其臨大敵，定大難，從容審顧，徐厝之安，一無疑懼。此公道德勳名被於天下，施之萬世，而其意量之闊深，終莫得而罄其用而窺其藏也。

公以戊戌科進士，改翰林。又明年，授檢討。五轉至禮部侍郎。文宗即位，求言。公疏陳本原至計，天下驚歎，以爲唐、宋名臣所不及。典試江西，未至，丁母憂。會廣西賊圍長沙，命幫辦湖南團練，治軍長沙，又治水師衡州。武昌再陷，命督師東征，再克之。轉戰江西，丁父憂歸。上即位，授大學士，總督兩江，節制三省。而公弟太子少保威毅伯國荃以一軍特起，復金陵。天子嘉勞，錫公一等毅勇侯，晉太子太保，旋調直隸總督，復調兩江。

公生於嘉慶十六年辛未歲十月十一日，薨於同治十一年壬申歲二月初四日，年六

^① 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九，光緒壬辰孟秋月刊。